

迟来的天安门之约

马星雨

1984年秋天，爷爷所在的村办企业组织职工去北京旅游。回来后，他给奶奶讲天安门，讲故宫……奶奶听着，眼睛都亮了。爷爷拍着胸脯许下承诺：“等以后，我一定带你去！也让你亲眼瞧瞧！”

这“以后”，一年年地拖了下去。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长大，用钱的地方像雨后春笋，总也冒不完。爷爷的承诺，渐渐成了句偶尔提起的老话。

大伯是家里第一个有出息的，考上中专，在城里找了工作。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，说要带奶奶去北京，圆了这个念想。可奶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去不去，我晕车，闻着汽油味儿就心慌。再说，这一大家子，鸡啊猪啊，哪能走得开？”大伯拗不过，最后带着刚谈的对象去了。寄回来的照片上，天安门格外明亮，奶奶拿着照片看了又看，嘴里却还是那句：“电视里看得清楚多了，花那冤枉钱。”

轮到我爸参加工作，爷爷又旧事重提，说这回咱们全家一起去看天安门！奶奶依然是那个最“扫兴”的人：“电视上啥看不着？角度比现场都正！人挤人的，累得慌，有啥意思？”她像一堵柔软的墙，挡在全家人的兴致前头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争执，随着爷爷的突然离世，成了永远的遗憾。北京，成了爷爷没能兑现的承诺，也成了奶奶绝口不提的心事。

后来，姑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热情相邀，说住宿、导游全包，花不了几个钱。这回总该行了吧？可

奶奶还是摇头，理由翻新了：“老了，图个清净。在家沙发上躺着，比啥都强。”我们私下里嘀咕，奶奶这辈子，怕是真不想出远门了。

去年，公司派我去北京学习一段时间，国庆节放假时，我想让奶奶来北京好好逛逛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奶奶打电话，没想到，她竟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国庆那天凌晨，我领着奶奶走向天安门广场，她紧紧攥着我的手。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出金水桥时，奶奶踮起了脚尖，脖子伸得老长。

国歌奏响，红旗冉冉上升。奶奶仰着头，一动不动，我看她的眼眶都红了。仪式结束，她还久久不愿离开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不一样，真不一样！这现场的感觉，有风，有声，有气势，电视里哪比得了……”

家里人都笑说，还是我面子大。最近我才慢慢琢磨过来：不是我面子大，是时代变了。我能挣钱了，家里日子也宽裕了，奶奶这样的农村老人，也领上了养老金。更重要的是，国家给老年人的优待实实在在：坐公交、逛公园都免费。奶奶这个节约了一辈子的老人，终于算明白了——现在出门，不光是开眼界，更是“划算”的了。她那份深藏了近40年的心愿，终于不必再背负着“乱花钱”的愧疚。

奶奶的这趟北京之旅，从爷爷的一个承诺算起，走了近40年。她脚步最终抵达的，不仅是天安门广场，更是一个寻常百姓梦想成真的好时代。

要留空白在心间

张广闻

画家画画，注重留白。画家通常不会把画面满，为的是让人看着通透、开阔，让人有想象空间，有回味余地。

作家创作，擅设悬念。极尽所能把情节交待清楚，把气氛渲染到位，具体到人物的结局和命运，便惜字如金，甚至绝口不提，让读者去想象、去发挥、去猜度。

大千世界，有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五花八门的事。做人做事，也应留有空间。人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，也不可能一直灰暗落寞。志得意满时，要保持冷静，留点空间让自己思考，莫被幸福冲昏了头脑。遭遇变故时，要以不变应万变，反思反省，检点过往，吸取教训，重拾信心，再度奋起。

弓是有弹性限度的，切不可拉满，拉满，很容易断折。

凡事留一线，他日好相见。话不可说全，说全，就没有了回旋余地。

福不可享尽，让三分给他人；十分聪明用三分，留下七分给儿孙。

留点空白，繁杂人间路好走；留点空白，大千世界好前行。

留白，留出的是胸怀是格局；留白，空出的是智慧是眼界。

留白，眼就空了，事就小了，世界就简单了；留白，心就轻了，情就浓了，幸福就长远了。

要留清白在人间，要留空白在心间。

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·
太原南站

郝波

太原南站位于小店区太原南站东广场，是太原地铁1号线与太原火车南站换乘的交通枢纽站，车站共设两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太原南站，公示名为太原南站东广场站，最终确定名为太原南站，因位于太原火车南站，且省略地铁站通名“站”字而得名。

太原火车南站原址为北营火车站，2008年12月

28日开工建设，2014年7月1日正式运营。占地面积45公顷，站房主结构为地上两层，地下一层，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。车站规模为10台22线，设计年输送旅客4000万人次。太原南站西广场还预留有规划中的太原地铁3号线车站。

太原南站附近有丽泽佳苑小区、太原汽车客运东南站。

聂鑫森诗
诗词的活剥

聂鑫森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犯上海，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丹心碧血，奋力抵抗。头上有飞机轰炸，战地的枪炮声如迅雷暴雨，在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一·二八事变一周年，国民党政府利用成立“中华航空协会”的机会，开展“爱国募捐”，实为搜刮民财中饱私囊。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乃作《读飞机募捐启有感，泣而歌之》一诗：“去年今日此吴淞，飞机大炮相应轰。大炮不知何处去？飞机依旧打秋风。”一二句写“一·二八”战事，三四句说国民党政府以“爱国募捐”之名，行向民众骗取钱财“打秋风”之实。而此诗的结构、句式安排，来自唐代诗人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但瞿诗将崔诗的意境、意象、情感、题旨全翻新了，变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讥讽与讨伐。这种写诗的方法，称之为“活剥”。

“活剥”有两种形式，一是将前人诗中的单句稍加改动，放入自作的诗中。二是将前人的整首诗进行创造性的改造，虽保留原诗原句的主要结构，但会化变出新的诗境，替换关键的意象，添改诗句中的部分语词，引申出更有意味的情感和价值取向。瞿秋白的“活剥”之作，便是一个例证。

这种写诗的方法，在我国传之久远。

北宋学者汪洙所编启蒙诗集《神童诗》中，有一首《劝学》：“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。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”明代的冯彻有感于读书人当官后，期望尽忠报国、操劳为民，却常换来贬谪而充军辽东的结局，于是“活剥”《劝学》诗为：“少小休勤学，文章误了身。辽东三万里，尽是读书人。”第一二句改动一个字和两个字，第三句为自作，第四句为原句，但题旨却完全翻新，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痛快。

北伐战争时，叶挺所率领的部队如巨浪狂潮，横扫地方军阀，吴佩孚因大败而逃回洛阳，以饮酒、养花休闲。精通诗艺的谢觉哉，乃取唐人王昌龄《芙蓉楼送别崔漪》，“活剥”出诗作《吴佩孚败走》：“白日青天倒吴，炮声送客火车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雄心在酒壶。”王昌龄原诗为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1928年5月底，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，赴莫斯科去参加重要会议，行前作《无题》一诗：“身上征衣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，风雨登轮出国门。”从中透出他为革命弃家奔走的艰辛和乐观。此诗“活剥”了宋代陆游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：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

我的一位青年朋友，在城中任着要职，主动申请去一个偏远的贫困山区任扶贫干部，一干就是3年，成绩喜人。他是一个诗词爱好者，得闲时发来所写诗作让我欣赏。唐人刘长卿有五绝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他“活剥”出《扶贫自勉》一诗：“注目苍山远，谈心白屋贫。挑灯图致富，风雪不眠人。”在一个冬夜，他把诗通过微信发给我，我禁不住连声叫“好”，赶快送上几朵小红花。